診所門外的省思

文⊙莊世昌

前言

全民健康保險的腳步走近了。一向疏於表達意見的醫療界內，煞時間熱鬧了起來。大家都有話要說，而且每個人都認爲自己的意見很重要，因此只要有說話的機會被延擱了，馬上就會心浮氣燥的交相指責，有時走向街頭的模式也幾乎被抬了出來。

勇於表達意見是很好的，慷慨激昂的討論也是很好的，但這些意見如果在三年前就提出，那就更好了！

倉促的思慮，容易使得我們意見所考量的角度受到限制，大量不同角度的意見同時湧出，就好像不保持路口淨空的十字路口一樣，打結了，難有轉圜的餘地。基層醫療和醫學中心原本是生命共同體，如今却因全民健保法而處在相對的立場，令人痛心。

專家們都在路口堵塞了。決策單位自然只有參考另一批站在路口觀看交通堵塞的「專家」們來解決問題，最後，如果會作出讓大家都不滿意的決定，我想那也不是什麼意外的事。

其實，除了全民健康保險，醫療界所面臨的難題還有消費者保護法。不少研究消保法的專家和律師，都認定醫療行爲是消費行爲，因此，應該列入消保法管制，負起「無過失賠償責任」。我不敢說他們不對，但我至少可以確定，他們在界定醫療行爲是消費行爲的同時，必定忽視了醫師在宣誓成爲醫師時，誓言中所宣達的無可逃避的道德與責任，以及對生命尊嚴的無比尊重。

任何疾病的醫療，一旦以金錢作爲治療開始的考量，其內容必然會產生偏差。長久以來，公勞農保的給付已經改變了許多的醫療模式。這種不正常的現象，有時醫界爲了生存只有莫可奈何的接受。但是，一旦這些不正常被視爲理所當然，把生命視爲消費品，把疾病視爲機械故障，對全體國民的生命而言，那將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。

考試領導教育，扭曲了教育的功能，使得台灣的教育制度成爲一種無法言喻的怪物，我擔心全民健保之後，醫療保險給付領導醫療行爲，加上消保法在旁的推波助瀾，生命的尊嚴將遭受嚴重的摧殘。但願我的憂慮是多餘的。

處在這樣多變的時代，深深感到牙醫生涯的無常。其實人生本來就是無常的啊！要在無常的環境中，坦然相處，只有追求內心的開發和自我的成長，在自省中以更寬闊的心來接納世界的改變。只要有心，其實，生活中是處處充滿著啓發的。

從實習、住院醫師到專科醫師的起步，十餘年來的臨床生涯，接受到師長的教誨，啓動了內心的感觸。於是，寫下一些臨床之外的感動，就稱它爲——診所門外的省思——吧！

池中的魚

利用下午門診休息的空檔，我來到故宮博物院的至善園散步。夏日的傍晚，遊人並不太多，斜照的太陽，少了正午時刻的傲氣，走在樹蔭下，偶而被樹葉間的陽光灑在身上，溫暖之外，並沒有燥熱的感覺，十分舒坦。

走到閣亭前，倚靠在九曲橋的欄杆，欣賞橋下池裡錦鯉悠游。池水清澈見底，魚羣從橋下穿進穿出。偶而，錦鯉從橋的陰影中突入陽光底下，反射出一片金光，炫耀奪目。魚兒在這裏被保養得很好，有好幾隻身長都超過二尺，胖嘟嘟的，一副養尊處優的樣子。

魚兒似乎對岸邊的人影有所感應，總是朝著有人的地方聚集。突然間，魚兒翻滾，池水好像沸騰了起來，滾動的浪花夾帶著彩光，艷麗極了。原來，岸邊有位帶著小男孩的父親，正向魚羣灑下一把一把的魚飼，魚兒紛紛爭食。

大魚張著大口，一口吞下好幾顆綠色的食物，轉身激起一陣浪花，隨即又翻轉回頭，繼續覓食。較小的錦鯉，則擠在大魚中間，好不容易吞到一顆，趕緊回身溜得老遠，待食物下肚之後，才再擠回魚羣之中，繼續努力。

有趣的是，池中還有一些更小的，花色不起眼的鯉魚和我叫不出名字的魚，毫不理會這羣紛亂的錦鯉，逕自啄食在岸邊和池底的青苔，一副天下與我何干的姿態。

望著爭食的錦鯉，想到不久前，就在離這至善園不到一公里的雙溪公園裏，見到人工池中，淺淺污濁的池水，漂盪著一尾尾翻著白肚的普通鯉魚和雜魚，有些還側身擱淺在池邊，一口一口的吐著氣。場面令人觸目驚心。原來，園裏正在做魚池的保養工作，名貴的錦鯉早已被移走，剩下這些不起眼的普通魚兒，就任由其在逐漸放乾的池中自生自滅。

同樣是魚，就在這兩個相距不到一公里的世界裏，却有著截然不同的命運。而魚本來也沒有貴賤之分，是因爲

人的喜好，才有了差別，而有了不同的待遇。思緒至此，心中猛然一驚，從某個角度來看，我們不就和這些池水中的魚一樣嗎？

我們生存在同樣的環境中，就好像是在同一個水池裏，一同爭食著有限的醫療給付。我們總是朝著人多的地方聚集，然後相互競爭。

魚本來是生活在山溪水湖之中的，經過人類長期的豢養培育，習慣了人的飼養，池中的錦鯉，早就失去在自然界中獨立生存的能力。我們宣誓成爲牙醫師時，診病治療本來也有著基本的原則。爲了在不正常的醫療給付制度下適應生存，我們改變了許多治療的方法。在勞保單還是算人頭張數的年代裏，補一顆蛀牙要分三次，我們還發明了一個名詞叫「消毒」。洗一口牙要分四到六次，因爲一次洗不乾淨？直到今天，還有患者會責怪醫師，牙齒未經「消毒」，一次就銀粉充填，一定偷工減料；也有患者因爲一張勞保單就可以洗一口牙而驚訝莫名。

從勞保限制特約到全面開放，從論量計酬到專案申報，牙科的治療方法，也不斷的在調整著。未來的全民健保，也必然的會改變某些現有的醫療行爲。我們如此，其它科別也差不了多少。有時候，我們甚至會忘記在學校所學到的本來是什麼。就好像魚習慣了人們的飼養，而忘記了它本來的習性。

不管我們多有能力能夠多吞幾口食物，多吃的，往往只是其它魚兒的飼料。一旦環境丕變，池水髒了，濁了，誰也逃不過翻肚的命運。

這是我們的宿命嗎？應該不是的。回憶一下當初第一次拿到牙醫師證書時，澎湃在心胸當中的熱情與使命感，我們是不是失去了些什麼？

縱使在看牙時是彎腰駝背，起身時也應該抬頭挺胸的啊！

退休的牙醫教授

牙醫教授退休了。

在熱鬧又不失溫馨感人的歡送會後，校園裏又恢復了往日的平靜。

每天早上，退休後的教授，依舊在同樣的時間，同樣的地點等公車。有時，他會等上一陣子，然後若有所悟的走回家。有時，他會搭上公車到學校，在校園裏，漫無目的逛著，直到艷陽高照，才緩緩的走出校門，搭車返去。

偶爾，你會看見教授站在他原來辦公室的門口，望著座位上已經不是自己的辦公桌。

偶爾，你會看見教授，在樹蔭底下，神情落寞的，來來回回的走著，兩隻手臂上，各掛著六、七只不同式樣的手錶，指針指著不同的時間。

這是一個發生在美國的真實故事。

是老師在一場特別演講開場白中，告訴我們的。

聽完故事的時候，內心的深處被强烈震憾著，也同時揚起了一陣悵然。

牙醫教授，是牙醫學教育工作領域的頂峯，是許多人追求，也許是一輩子

中山醫學院 圖書館
83.12.20
Library
Chung Shan Medical & Dental College

都難以達到的顛峯，是那樣的令人敬仰。但是，除了墳墓以外，是沒有一個位子，你可以賴著不走的。其實，就算是墳墓，我們也沒有永久佔據的權利。

山頂的風景是美麗的，滋味是美好的，但無論是站立多久，我們總是要下山，總是要走回人生的休息落腳之處。辛苦的爬上山峯，却依戀著顛峯上的美景，把心留在山峯之上，然後在黃昏時分，匆匆的，用不完整的心情慌忙下山，有人因而受傷，也有人就此滾落山谷。這是多麼的令人痛惜。

其實，上山的路上是美麗的，山頂上的景致是美麗的，下山的山林清風也是美麗的啊！

太師椅

陪著老師巡查病房，看著白天開刀的病人都順利平安，一天忙碌的工作，算是暫告一個段落。老師從南部上來，在回旅館休息之前，我們總會找一個安靜的地方，舒緩一下緊張的心情，也檢討一下一天工作的得失。

在敦化北路的一條巷子裏，有一家古董茶藝館，是我們常去的地方。老闆娘曾是我們醫院裏的護士，因此格外親切。老闆賣茶也賣古董民藝品。老闆每次從大陸回來，店裏總是堆得滿滿的，而我們就坐在古董堆裏喝茶。

今天，店裏多了兩張太師椅。據老闆說，是清初的作品。由於原漆已經剝落，老闆用細砂仔細的處理過，顯出椅子原有的木紋條理，樸實美麗。

兩張椅子的外型一模一樣，並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，特殊的是兩張椅背上各鑲著一塊白色的大理石。石頭上有棕色的紋路，一塊像蒼勁的古松，另外一塊則像振翅昂首的仙鶴。老闆說，這兩塊大理石得來十分不易，顯見這太師椅也絕非尋常人家之物。

坐在太師椅上，啜一口高山烏龍，想著從前，這兩張椅子的主人，不知道是在什麼樣因緣下，得到這兩塊大理石，而製作了這兩張太師椅。松鶴延年，子孫昌隆，我想原來的主人一定也會這麼想吧！

然而，人世間的無常，使這兩張椅子流轉到台灣的一個角落裏，等待它們的新主人。也許，在前一個世代裏，我們也曾經是主人的座上客，在椅子上接受主人的招待，喝茶談笑。我這麼想著。

這時，老闆拿出一個據說是漢朝的方型玉器，請老師欣賞。白晰的玉身上，雕工璞琢有力，相當精美。端詳著玉器，老師忽然感慨的說：

「這些椅子或是玉器的主人，當年一定也是意氣風發，得意人生的，可是如今，除了這些器物，還剩下了些什麼？看到這些古物，想想人生偶而遇到的一些挫折，實在也沒有什麼啊！」

是啊！我們每天在醫院裏進進出出，體驗著人生的無常，却又經常爭執於生命中的繁瑣，受困在挫折低潮之中，是多麼的愚痴啊！

想到這裏，心中的煩悶，在椅子飄

出的木頭香氣中，逐漸化去，喝一口茶，茶的滋味真好！

蛀牙

放暑假了。

請了幾天的假，陪著太太和孩子到南部的風景區遊玩，順便也拜訪一下在南部鄉下開業的學長。

學長在學校的時候成績就很好，實習課的手藝也很高明，我經常向他請教功課。服完兵役之後，因爲家庭的關係，他並沒有留在大醫院裏服務，而是回到自己的家鄉開業了。以他的才華和醫術，很快的就在家鄉建立了口碑，還遠播到鄰近的鄉鎮。診所的業務蒸蒸日上。

這次南下拜訪他的時候，他在診所裏正忙碌著。鄉下的助理不好請，嫂夫人也櫃台兼助手的忙進忙出。候診室裏，還有幾位患者正在等著。爲了不打擾他的工作，只好約好晚上診所休息之後再閤家相聚宵夜。

近午夜時分，我們在一家他說是他們街上最好吃的麵攤相見。嫂夫人也帶著他們年齡與我兒子相若的小女兒一塊兒來了。都是幼稚園大班的。

鮮美的湯汁和肥嫩的鵝肉，加上特別調製的醬料，滋味甜美。

「怎麼樣，比你們台北的好吃吧！」學長笑著說。

「是啊！在台北永遠只有甜辣醬和醬油啊！」我也笑著回答。

我羨慕他診所有這麼好的業績，他苦笑的回答我，其實他也不願意這麼忙碌，身體有時也會吃不消的，但是病人太多，他也停不下來。

「不想請幾位醫師幫忙嗎？」，我問道。

「是請過幾位，但不是嫌太鄉下，就是搶業績，急著開業去了，留下了一堆爛攤，要我收拾，所以現在我寧可寧缺勿濫。」學長回答的時候有點無奈。

此時，耳畔傳來小朋友大聲的嬉笑聲。原來，兩小相見不過幾分鐘，已經熱絡的玩在一起了，也許平常就缺少玩伴吧。學長的女兒，長得很像嫂夫人，笑起來像一朵燦爛奔放的花朵，很有春天的感覺。就在她笑得很開心的時候，我才注意到她有四顆已經蛀了的門牙。門牙上黑色的陰影，讓我的心抽搐了一下。

和學長分手，回到旅館休息的時候，已經是凌晨一點多了。在浴室裏，幫著已經睜不開雙眼的兒子刷牙，眼前閃過學長小女兒門牙上的黑影，我悵然若有所失。

[作者簡介]

莊世昌

- 台北醫學院牙醫學士
- 台灣礦工醫院主治醫師
- 牙醫界總編輯
- 北市牙醫編輯顧問
- 國泰綜合醫院牙科口腔顎面外科兼任主治醫師
- 中華民國口腔顎面外科專科醫師